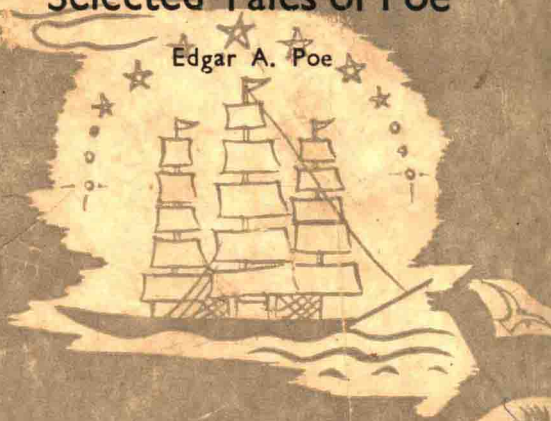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集事故坡倫愛

Selected Tales of Poe

Edgar A. Poe



譯隱菊焦·作坡倫愛 美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會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 ，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狄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絡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坡 倫 愛

目
錄

黑貓

一

莫爾格街的謀殺案

一五

瑪麗·蘿蕙的神秘案

六七

金甲蟲

一三六

登龍

一九三

黑貓

我跟着就要寫這段最狂妄而又最平凡的故事，並不希望有人相信，也並不祈求有人相信。這件事，連我自己的意識都拒絕承認其真實，如果我還希望別人相信，那我豈不是瘋了嗎。然而，我並沒有瘋——我也很有把握我並沒有做夢。我僅有明天就得死，今天就必須卸一卸把我靈魂上的重負。我最簡捷的目的，只是要樸質地，簡潔地，也毫不加以批判地，把一些不過是家庭間的瑣事，放在世人的面前看一看。這些瑣事恐怖過我，折磨過我，毀傷過我。我不想解釋是什麼原因。這些事在我看來沒有別的，只是恐怖——在許多別人看來，當然除了怪誕以外就沒有這麼恐怖。今後也許會發現有某種智慧，足以把我的狂想減輕成爲平凡的念頭——那種智慧，一定是比我的智慧更冷靜，更邏輯，而遠更不容易激動，能把我以驚痛來敘述的情形，看成不過是極平常的一串因果關係。

我從幼小的時候起，就以性情馴良和仁慈引人注意。我的心地柔祥得太顯著了，招得我的夥伴們都嘲笑我。我特別喜歡動物，我父母寵愛我，給我買了各式各樣的小畜類，叫我去玩。我把大部份時間，全花在這些小畜牲們身上，再沒有比餵它們撫慰它們更覺得快活的事

了。我這種性格的特點，跟着我的歲數增長，等到我到了成人的年歲，這便成了我許多快樂源泉之一種。凡是對於忠實而賢慧的狗發生情感的人，都能知道從這上邊所得到的滿足是什麼樣子，又有多麼濃厚，所以我也不必再費事解釋了。對於畜牲之愛，是不自私的，自我犧牲的，這種愛，對於一個常常有機會測驗人類的陋卑友誼與游絲一般的忠實的人們，常常能直接打動他們的心情。

我結婚得很早，頂快樂的，是發現我太太的心境，和我的相去並不太遠。她一看我這麼偏愛家畜，一有機會便把最可親的貓狗等等都買來，絕不錯過。我們家裏有各種鳥，金魚，一隻漂亮的狗，小兔子，一個小猴子，還有一頭豬。

這隻貓的個子非常大，又極美麗，全身都是黑的，賢慧得到一個令人吃驚的程度。我的太太心裏，連一點迷信的色彩都沒有感染上，所以一談到這隻貓的智慧，就常常引到古代民間的觀念，認為所有黑貓都是巫魔偽裝下界的。其實她並不是對於這一點看得嚴重——我之所以把這件事敘述出來者，也沒有其他原由，只是因為就在我下筆的現在，恰巧想起來了。

我那貓的名字叫普洛陀，他是我所寵愛的一個小動物，也是我的遊戲伴侶。全由我餵它，我在家裏，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它就跟到什麼地方。甚至我到街上去，它也要跟去，不讓它跟去，簡直很困難。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友誼繼續了有幾年之久，在這幾年當中，我的一般脾氣與性格，因為極度的縱酒，變本加厲，弄得更壞了（我臉紅着承認）。我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憂鬱，更容易激怒，更不顧別人的感情受得住受不住。我常常用脾氣不好的話說我的太太。到後來，我甚至賞她身體上的摧殘。我的那些小家畜們自然也感覺到了我這種心情的改變。我不但疏忽了它們，而且虐待它們。我只有對普洛陀還能相當自制，不肯虐待它，小兔子，猴子，或那條狗偶然無意中或爲了感情走到我身邊時，那樣毫無顧忌地虐待它。但是我的病在我身上加重了——世上還有什麼病比酒更厲害的！——最後，就連已經年老的而且因此更容易生氣的普洛陀，也開始體驗到我的壞脾氣了。

有一天夜裏，我從城裏常去喝酒的地方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一回家我就認爲那隻貓存心騷我。我就把它抓過來；它被我摧殘得一害怕，就用牙齒在我的手上咬了輕輕的一塊傷。我心裏馬上起了一片魔鬼似的怒火。我管不住自己了。我本來的靈魂好像立刻從我的身上飛開，全身四肢的筋絡，都好像被一種甚於凶狠的惡毒所震顫。我從背心的口袋裏，掏出一把鉛筆刀，打開刀子，一把抓住那可憐畜生的喉嚨，毫不躊躇地把它的一隻眼睛，從眼眶裏挖出來！在我寫我這件暴行的時候，我真臉紅，我真臉上發燒，我身上真打顫。

第二天早晨，經過一夜的睡眠，把頭一天夜間放蕩中的煙塵睡掉，人也跟着清醒過來，

一看自己所犯的那個罪過，心裏就起了半恐怖半後悔的感覺；但是，那，至多也不過是一陣很微弱很含渾的感覺而已，靈魂的本身，並沒有感動。我又接着沈溺在無限制的酗酒中，不久，就把一切記憶，又都沉沒在酒裏邊去了。

在這同時，那隻貓慢慢恢復健康來。真的，它失去眼珠子的那隻眼框子，使它的外貌很可怕，可是樣子是再也不感到什麼苦痛了。它又和平日一樣，在房子裏到處轉，只是一看見我走過來，就在極端的恐怖中逃走，這原是可以想像得出的事。我的心上究竟還遺留着一點舊日的心臟，最初，總還覺得當日那樣愛我的一個動物，如今竟不喜歡它到這種程度，心下有一點不安。可是就連這一點點感情，後來也消滅了，代替不安的反而是激怒。於是，跟着我的乖僻上來了，這彷彿是要把我陷到不可避免的傾覆似的。這種乖僻精神，哲學是無法計及的。然而，乖僻乃是人類心上的原始衝動之一種，是形成人的性格的許多原始官能或稱情操之一種，我對於這一點道理，了解得很清楚，我再也沒有那麼更清楚的了，正如同我對於我的現實生命，比對於我的靈魂生命更清楚一樣。世上的人，有哪一个不會千百次發現過自己明明知道不應該而做的一件件惡事或愚蠢的行爲的呢？我們明明有最高的判斷力，可是也正在有判斷力的時候，我們不也是明知應當守法而經常有一個犯法的傾向的嗎？我剛才說過，我這種乖僻的精神，使我整個毀了。這是靈魂一種難測的渴望，渴望把自己激怒起來

——渴望對自己的天性加以摧殘——渴望只爲做錯事而去做錯事——也正是這種靈魂的渴望在催迫着我去繼續並完成摧殘那些毫無抵抗的畜牲。有一天，我很冷靜地在它頸頸上拴了一個活繩子套，把它吊在一枝樹枝上——吊的時候，我滿眼流着淚，滿心裏起着最痛苦的仄悔——吊起它來，是因爲知道它曾經愛過我，也因爲我覺得它沒有招我生氣的地方——吊起它來，是因爲我知道這樣做造罪，造一個能以害及我永生的靈魂不得超昇的罪，如果世上真有這一回事的話，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連最慈悲而又最可怕的上帝之無限慈悲都不能饒恕的罪。

在做完這件殘酷行爲的當天夜裏，我被火警的呼聲驚醒。我床上的帷幔全都燒着了。整個房子都冒着火光。我的太太，一個僕人，和我，經過很大的困難，才逃出這場大火的包圍。整個房子全燬了，我全部財產都被吞光，從此以後，我只有絕望一個途徑了。

我不屑於去設法在因與果之間，與火災與蟻行之間，去建立一個聯繫，我覺得這是一個弱點。我只詳細把許多事實的連環說一說——而且想儘量不遺漏任何一個索扣說得不完全。在起火的次日，我到那一片廢墟上去看，牆有三面都向裏倒下去，只有一面例外。這例外的一面，是房子中間的一堵牆，不很厚，立在房子的大約中央，從前屋子裏我的床頭，就是頂着這堵牆放的。牆上有一大部份灰泥還存在着，就是這些灰泥抵住了火燒，牆才沒有倒的。我認爲這是最近來灰刷的原故。隨着這面牆，聚集了密密層層一堆

人，裏邊有許多人好像在研究這面牆的某一特殊部份，極其熱切注意也極其仔細地在看。大家嘴裏都說着「奇怪呀！」「古怪！」和其他類似的語調，這些話引起我的好奇心。我走近前去，一看，在那堵牆的白平面上，露出一個大貓的形狀，彷彿是浮雕在上邊似的。那個樣子真確得真是叫人吃驚。貓的頸子上，還拴着一根繩子呢。

我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顯影，我剛一看見這個顯影的時候，感覺極端的驚奇，極端的恐怖。可是，後來冷靜的思索幫了我的忙。我想起來了，那隻貓是在靠着這間房子的花園裏吊着的。火警一起之後，這個花園裏便立刻擠滿了人——其中一定有一個人把這隻貓的繩子割斷，從一隻敞開的窗口拋進我的臥室裏去的。他這樣做的原因，也許是爲了要把我從睡夢中喚醒的。而其他三面牆的傾倒，就把我所虐待的那隻貓，斬成肉漿，擠在這面牆上，牆上的石灰，和火焰的熱力，再加上燃燒物所產生出來的亞莫尼亞氣，把肉漿烤乾，於是就變成我所看見的這個貓影了。

我對於這個令人詫異的現象，縱或沒有對我的良心解說什麼，至少向我的理智作上述的解說了。可是，這依然不能叫我幻想上的深刻印象減消毫釐。幾個月的光景，我都不能擺脫開對於那隻貓的幻想；在這幾個月當中，我的心靈中，又恢復了一種半感情，似乎是後悔，又可以不是後悔。我覺得丟失這隻貓怪可惜的，於是，在我極時常遭受這種卑劣的癖性魔縛的

中間，我時時在周圍尋找和那隻貓同一類的而且形像相似的另一隻貓，來補充。

有一天夜裏，我坐在那個比不名譽更下一等的酒窩中，正醉得半癡痺，我的注意力忽然落在了一件黑東西上。那裏擺許多燒酒，或麥酒的大酒桶，這些酒桶，是那間屋子裏主要的傢俱陳設。那個黑東西就正懸在一個大酒桶的頂上。我本是一直就瞪着眼睛看那隻酒桶頂的，看了已經有半天了，現在所以叫我驚訝的是，我怎麼在剛才沒有看見這個東西，而它忽然就出現了呢。我走進前去，用我的手摸一摸它。那原來是一隻黑貓——一隻很大的黑貓——整整像普洛陀那麼大，各方面也都非常像普洛陀，只有一樣不像，普洛陀的周身，沒有一個地方有一根白毛；可是這隻貓有一個雖則不很明顯却很大的白斑，差不多把它整個胸部都蓋住了。

我一摸它，它馬上就起來，大聲叫，用身子在我的手上摩擦，看樣子彷彿對於我對它注意很高興。好了，這不正是我一直在尋找中的那個東西了嗎。我馬上和老闆商量，要花錢把它買去；可是老闆說這隻貓不是他的——也不知道它是誰的——以前從來也沒有看見過它。

我接着撫摸那隻貓；等一會兒，我準備回家的時候，那隻貓表現出要跟我走的心情。我讓它跟我回去，不攔它；我一邊走着，一邊偶然間彎下腰去拍拍它。它一到了我的家裏，立刻就住下了，也立刻就變成了我太太的一個最大的寵物。

而我呢，我不久心裏對它就起了厭惡。這可和我所預料的正相反；我自己明明是喜歡它，忽爾變爲討厭與嫌惡，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又爲了什麼。逐漸逐漸，這種嫌惡與討厭的感覺，就變成了刻苦的仇恨。我總躲避着這個小畜牲，有一種羞恥的感覺，加上對於以前殘酷行爲的迴憶，阻住了我，不讓我去對它加以肉體的摧殘。有幾個禮拜，我沒有打它，也沒有用另外的方法虐待它；可是逐漸——很慢很慢地逐漸——我見了它就不能用應出口的咒罵待它，永遠躲開它，不願意看見它那種不吉利的樣子，好像躲避黑死病人的呼吸似的。

我把它帶到家中的第二天，發現它和青洛陀一樣，也失掉了一隻眼睛，這毫無疑問地更叫我對它增加仇恨。這可叫我的太太更加對它親熱，因爲我的太太，我前邊不是說過嗎，她具有很高程度的慈悲心腸，這種心腸原本是我的特著性格，也是我許多最單純最純潔的快樂之源泉。

然而，我越是對這隻貓起反感，它對我的偏愛却越增加。牠寸步不離我的左右，那種緊緊釘住的態度，簡直難以令讀者相信。我無論坐在什麼地方，它必然在我的椅子底下蜷身一臥，不然就一跳就跳到我的膝蓋上，對我加以那些可咒罵的溫柔。如果我站起來走路，它必然夾在我兩腳的中間，幾乎可以把我絆倒，或然用它那又長又尖的前爪，抓住我的衣服，還

樣一爬就爬上我的胸口。每到這種時候，我雖然很想一拳把它打死，可是自制着不這樣做，一部份是因爲迴憶起以往的罪孽，一部份更大的理由——讓我趕快供認吧——還是因爲絕對怕這隻貓。

這種恐怖，確確是生怕身體上有什麼傷害的恐怖——如果叫我用另外的話來解釋，我可真沒有辦法了。我差不多恥於承認——是的，就是如今我坐在這重犯監牢中，也還覺得恥於承認那隻貓所引起我的恐怖是僅僅由一種空想所產生的。我的太太叫我注意不僅一次了，她叫我注意那白毛斑跡的性質。我前邊已經說過，這一塊白斑，是我和毀害的那隻貓和如今這隻古怪的貓之間的唯一明顯區別。讀者一定還記得，這塊斑跡雖然很大，可是原本就很模糊的；可是逐漸逐漸地——逐漸得幾乎叫人不能察覺——這塊白斑最後竟變成極清楚明顯的輪廓：這是我雖然覺得也許是我的幻想作祟，可是我的理智却永遠反駁我這種感覺。等到這塊斑變爲明顯的時候，它的形狀就代表一樣東西，這件東西，我連說起來都得打寒顫——而且也正是特別爲了這個原故，我才討厭而且害怕這個怪物，假如我敢的話，也早就把它處置死了。我剛才不是說嗎，那白斑竟變成一件可怕東西的影子，變成一件鬼魅般的物件，那就是，絞刑機！——啊，這種恐怖與罪惡的可哀而又可怕的機器啊，絕氣之苦與死亡的機器啊！

我現在的可憐，可真是超過人類所有可憐之上了啊！一個粗野的禽獸——我把它的同類傲慢地殺害了的一個粗野的禽獸，它竟給我這一個人——一個按着上帝模樣創造的人——製造出這麼多受不住的苦惱啊！哎呀！無論是白天，無論是黑夜，我可永遠再也享受不到安息之福了！在白天，那隻貓連一剎那也不離開我，在黑夜，我每一小時都從睡夢中驚醒，總覺得那隻貓的熱呼吸吹在我的臉上，它的重量壓在我的身上——這真是一個我絕無力量擺脫的具形夢囈，永遠永遠壓在我的心靈上的呀！

我既然重壓在這些痛苦的壓力之下，在我心裏殘餘的那一點點微弱的良善，也就消降了。各種罪惡的念頭，變成了我唯一的知心朋友——滿心都是些最險黑最罪惡的念頭了。我平日那種憂鬱的脾氣，也更使我對一切東西一切人類的仇恨增加；我現在盲目地放縱了自己，隨着性子時常爆發突然而又管束不住的怒火，於是，哎呀！我那從不出怨聲的太太，就變成了一切受痛苦者中間一個最能忍耐而又最經常受苦的一個了。

我們的貧窮，迫得我們只好住在一座舊房子的地窖裏。有一天，她陪着我出去買些家常日用的東西回來。在我走下那一道很陡的台階時，那隻貓跟在我的身後，差一點把我絆得頭朝下跌下去。這可把我招惱得要發瘋。我把一向攔住我下手的那種幼稚的恐怖心理全忘了，順手舉起一把斧子來，本想給那隻貓一下子。如果那隻貓照我所想的、舊朝下走，這一下子

一定能置之於死命。可是，我的太太一把攔住了我。這一攔，可把我的怒火攔得更狂得像中了魔一樣了，我把我的胳膊從她的把握中掙出來，把斧子一下楔進她的頭裏去。她連一聲都沒有呻吟，當時就倒在地上死了。

我既然做了這個可怖的謀殺，就趕快用盡全力去掩藏她的屍體。我知道這是沒有法子可以移到房子外邊去的，無論是白天或是夜晚，只要一移出去就會有被鄰居看見的危險。我腦子裏出現了許許多多計劃。有一陣我想把屍首割成許多小塊，用火把它燒掉。又有一陣，我決定就在地窖的地下，掘一個坟穴，把她埋起來。又有一陣，我思索着如何把她丟在院子裏的井裏去——又想到如何把她裝在一隻箱子裏，假裝是貨物，一切照着貨箱封綑好了，然後叫一個肩夫把它擡出去。最後，我忽然靈機一動，想出一個我認爲比以上都好的辦法。我決定把屍首砌起來——就像記載裏所說的，中世紀的和尙都是把他們所害的人砌在牆裏的。

這個地窖，若是做這個用途，倒很合適。四面牆蓋得都很鬆，而且最近用粗灰整個灰過，窖裏空氣的潮濕，一直沒有叫那牆灰堅硬起來。而且，有一道牆是突出一塊的，當初是個假煙囪，或是壁爐，如今用東西填滿，弄得和其他牆一樣的形状了。我覺得有把握可以把這一部份的磚挖出來，把屍首填進去，再把那地方完全封起，封得和從前一樣，叫誰的眼睛也偵探不出一點可疑的形跡來。

我這種估計，並沒有錯誤。我用了一根粗鐵棍，很容易地就把那些磚都撬下來，把屍首豎立起來，小心翼翼地緊靠在裏牆放好之後，又沒有費什麼力，把整個牆重新砌好，和原來的樣子一樣。我用盡各種小心，把灰泥灰，沙子，和頭髮，一一聚起，拌成了和以前一樣舊的泥漿，仔仔細細灰抹在新砌的磚上。做完以後，覺得一切都很好，很滿意。牆上連一點拆過的痕跡都沒有。地上零亂的東西，也以極仔細的小心，全都收拾乾淨。我帶着勝利的神氣，向四周望望，對我自己說——「好世，我這一場累至少沒有白受。」

我底下一步工作，便是尋找那造成我這樣惡事的原因的那隻貓了。我終於還是堅決地決定把它弄死。當時我若是能夠遇上它，它絕逃不出它的活命。但是那隻機伶多智的貓，彷彿在我剛才發怒的時候，就被我的暴躁給唬跑，不敢再在我目前這種心情之下出現了。若想描寫或者想像那隻貓的逃開，在我的心中引起怎樣一種如釋重負的深深快樂的感覺，那簡直不可能。那一通夜它都沒有出現——那麼，自從它到了我家裏來以後，這是我能安安靜靜沉着睡着睡穩的唯一的一夜了，可不是嗎，就在我靈魂上還背着一個謀殺的重荷的時候，我都睡着了。

第二天第三天都過去了，使我痛苦的那隻貓依然不見再來。我又能再像個自由人一樣的呼息了。那個魔怪的貓，一定是唬得逃出這房子去，永遠不再來了！我再也看不見它